

睁眼看世界的顾延卿和张謇

□朱江

《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传》里是这样描述的：

阅读幕末去欧美旅行的日本人的日记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些头顶发髻、身穿和式服装的人，在初次面对巴黎、伦敦等高度文明的城市风景时，并没有感到十分震惊。在我们的想象中，他们分明应该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，但他们在日记中记载的惊讶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。因为这些出国者都会经历一次共同的体验。当时日本人去往海外所乘的船几乎都是经由印度洋、穿过地中海到达英法的邮船。因此这些船必然会在途经殖民地或租界靠港数次，这对于日本的旅行者来说，相当于预先对欧美风格的生活形态有所了解。

1867年2月19日，涩泽荣一等人乘坐的阿尔非号靠岸上海。上海街道上煤气灯和电线杆让涩泽荣一的内心感到震撼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涩泽荣一在还没有踏上欧洲土地时，在上海已经目睹和体验了西方的科技水平，使他觉得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

在上海的所见所闻，必然冲击顾延卿的内心。如果没有出洋的经历，可以透过上海来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对张謇来说，上海也是他洞察国际风云的窗口。因此，顾延卿上海之行，以及顾延卿与张謇的谈话，可能引发很多的话题，带给彼此诸多的思考。

1890年，当顾延卿作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的随员，踏上欧洲的土地，近距离考察西方发达国家，感受应该更加深刻。薛福成一行是在1月31日乘坐“伊拉瓦第”轮从上海出发的，3月6日抵达法国马赛。3月8日从马赛坐火车前往巴黎，薛福成在日记里有很翔实的记录：

晴。酉初二刻，余挈眷属及参、随、翻译等乘马车至火车站。坐半时许，西正二刻登火车，又十五分展轮。马赛铁路，处处通行，遥望之几如蛛网。东至意大利，至苏彝士；东北至比国之劳而林；北至梅恩，西北至巴黎；西至劳而脱，至开埃；西南至开恩脱而，至爱维隆。一路行车，过各

镇皆停轮，共停轮五六次，每次停五分钟，多则十分钟。

随行的顾延卿据说也有日记，但未现世，所以无法得知他当时的心情。但顾延卿在这年写给张謇的信中，篇幅最大部分就是谈铁路问题。其中提及铁路的作用，顾延卿认为不仅在于促进经济的流通，更在于军事上的意义，这跟当时中国面临的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有关：

铁路专主兵事，而通商为次。迂者谓井田坏而戎马入中国，不知戎马入中国而井田不能不坏。商鞅开阡陌而六国以亡；六国不开阡陌，而商鞅所以独强。张良烧栈道，诸葛出祁山，古人用兵争道为第一意。故愚以为，凡彼四境，彼开铁路，我即开而与之逢迎，将来我之所以制彼死命必在于斯，彼之所以制我死命亦在于斯。

历史学家陈旭麓对薛福成有很高的评价，认为薛福成“源于洋务派又高于洋务派。洋务派只学西方物质文明，薛福成却注意吸收西方的精神文明。他学西方，学得很勇敢很深刻。他的文章不夸夸其谈，而是致力于经世致用。”作为薛福成的随员，顾延卿在欧洲四国游历后，思想认识上也有很大的提升。在给张謇的信里，顾延卿提到：“大都西戎之强，不尽缘于机巧。其政事有可观，其风俗人心尤不可及”，与薛福成“欧美两洲各国勃焉兴起之机，在学问日新，工商日旺”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1893年11月26日，张謇在通州（南通）见到从法国刚刚回来的顾延卿，这次会晤的主题大概离不开顾延卿的欧洲之行。1891年8月31日张謇曾经给顾延卿写过信，请顾延卿留心、搜集西方农林方面的书籍，不知道顾延卿有没有办妥。另外信中还提到中外刑事法律量刑标准不同的问题，不知道顾延卿有何高论。顾延卿实地考察西欧国家的乡土人情，通过信函和面谈，把他的所闻和见解传递给张謇，是张謇早年看世界的一扇窗口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馓子悲喜录

□明前茶

在濠河边散步时，一个快走锻炼的姑娘在我旁边停下来与人视频，我听说她对着妈妈还是婆婆半撒娇半撒赖地恳求：“赶紧帮我把二姑奶奶带来的四斤馓子分给街坊邻居吧，月中中心的医生护士说了，不要一个月吃上十只老母鸡，天天吃糖水水泡馓子，脂肪太多，我娃吃了母乳会拉肚子。”听得出，对方在苦口婆心地劝她多吃多养，姑娘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二姑奶奶生娃，那是什么时候？那会儿的人缺吃少穿，怀孕只圆一个肚子，卸了货，产妇依旧瘦得像细脚鹌鹑。红糖水泡馓子，那会儿才是一样温补的好东西呢。反正我不吃，我要减肥。”

我在一边听得会心发笑。南通馓子如今还成了母女或婆媳斗嘴的焦点，真是没有想到啊。南通朋友曾经骄傲地跟我介绍：馓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可是最好吃的馓子，恐怕还是在我们南通。苏东坡在《寒食具》一诗中写道，“纤手搓成玉数寻，碧油煎出玉黄深。”这种寒食就是馓子。

馓子炸得细细长长、脆脆松松的，在红糖水里一泡，容易消化又能温补气血，当年是看望南通产妇必备的礼物。因为馓子的谐音是“产子”“散子”，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，亲戚朋友去看望产妇，都要带上一大摞炸好的馓子。用油纸包好又用麻绳捆扎好的馓子，就像金黄色的大蝴蝶一样支棱着翅膀，非常诱人。一扇馓子南通人叫“一页”，不同的店家，一斤馓子是四页或五页。分量的误差不会超过三钱。

有趣的是，产妇一家收了馓子，会邀请探望的男女老少一起吃“馓子茶”，这是礼数。那年月，馓子算是一种罕见吃食，于是前来探望的客人带着馓子，也心照不宣地带着自家的一溜小娃儿。主客碗里的红糖水和馓子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产妇的碗里多卧了两个鸡蛋。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往往母爱爆棚，她招呼呼唤客人小孩中最瘦小的两个，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夹给他们，每人半个。产妇也真心到，小哥哥小姐姐脸上的失望。会做人的产妇，就会在客人临别的时候，特地叫住最大的那个孩子，又给了他两页馓子和一小块麻将牌大小的红糖块儿。做客的大人连忙推拒，产妇坚持说，“你的心意我已经收下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大孩子的心上涌出了欣喜之色，他才十来岁，这辈子里可能还没有如此被隆重地对待过。于是，一进家门，当家做主的姐姐或哥哥就动手把红糖碾碎，撒在馓子上干吃。那味道可比流行一时的干脆面好多了，满屋都是幸福的咔嚓声。孩子用手接着散落的碎屑，红糖与馓子的碎屑在掌心闪闪发光。未经精炼的粗红糖是甜的，甜中有苦，就是这一点苦，越发使得那甜蜜醇厚绵长。吃到一半，最大的孩子突然停下来了，收起了大家虎视眈眈的小半页馓子，说，“这个不分了，要给老祖留一点。”老祖就是太太，是奶奶的妈妈，八九十岁了，早已没有几颗牙。重孙子们把仅有的一点馓子给老祖送去，老祖立刻把它泡进了米粥，所有的孩子都惋惜地皱起了眉头，馓子的香脆，就这样被糟蹋了呀。

如今的馓子显然就没有这么金贵了，邻居们经常收到产妇不要吃的馓子，拿它来泡豆浆，泡米粥，泡茶水。甚至，你在火锅店点配菜，伙计也热情地推荐馓子，告诉你，等到火锅吃得差不多了，将馓子下到火锅汤里，馓子瞬间吸足了火锅的鲜美底汤，韧中带脆，吃起来竟如吸溜面条一样爽快。

馓子虽然不再金贵，但做起来仍然是功夫活。手艺地道的师傅做馓子是绝对不添加小苏打和泡打粉的。传统的馓子只用四种原材料，那就是油、水、盐、面，最多再加一点白芝麻。

做馓子的老师傅将面团揉到光滑柔韧，他会把起筋的面团汤好，搓成粗条状，再抹上油，盘在盆子里养上两小时。用大量的油养过的面，弹力才会恰到好处。接着，师傅像拉面一样将面条抻开拉细，并松松长长地挽绕在手上。下一步，将待炸的细面绷在两根长筷子上，再小心翼翼地拉伸，双手一交叉，将馓子挽成蝴蝶形，轻轻放入油锅，立刻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。师傅轻轻翻动锅中的馓子，空气中弥漫起酥脆喷香的味道。油馓子不易变质，且口感酥脆，所以很适合送给老人。读过一点书的老人家还会背诵《本草纲目》中有关馓子的药理作用，说它可以“利大小便、润肠、温中益气”，所以他们并不像年轻的媳妇姑娘那样对馓子的高热量避之不及。

我认识的一位96岁的南通老太太，只要天气好，每天早上都要去羊肉汤馆过早，而且几乎每次她都要带着一页金黄的馓子。羊肉汤泡馓子，她已经吃了二十多年。她坚信这是让她心明眼亮，脚步稳健的好食物。她的重孙媳妇笑着说：“羊汤怪好的，馓子也怪好的，可更好的肯定是我家老祖百无禁忌、乐观豁达的好心态。”

生命里的一朵祥云

□丁晓梅

人生总是有太多的遇见，最不愿遇见的就是医生。但半年前的一场小恙遇见的一位医生，却成为我念念不忘的人。她不仅是敬业的医生，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，如空谷幽兰，静谧、芬芳，清新着他人的目光，安抚着众多因病而失落的灵魂。

一次扁桃体发炎去医院就诊，查出左侧甲状腺有问题，医生建议尽快手术。从网上预约到上海瑞金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复诊，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让转到甲状腺外科继续治疗，但已是中午十一点，上午号全部挂满，重新预约号要桥东一个月以后。我拿着各种检查单子，一路狂奔到甲状腺外科，不想太多，也无视外面那么多等待叫号的人，就直接冲进诊疗室，心急火燎地告诉医生自己是外地赶过来的，请求医生给加个号。看着我满脸着急的狼狽相，医生没有丝毫厌烦和犹豫就给我刷医保卡作了录入，让我在外面耐心等待。眼前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医生，口罩上方有一双清澈美丽的大眼睛，白皙的皮肤，语言柔和又自信，眼角总是漾着明媚的笑意。我慌乱的心顿时宁和了许多，暗自为刚才的冒失而惭愧，更为医生的宽容而钦佩。

轮到我是下午两点，医生已连续高强度工作了六小时，其疲惫不言而喻。我问医生吃午饭没有，她说看好我这最后一个病人就去吃饭。我为自己给她增加了工作量表示歉意，她云淡风轻地说，连轴转已习以为常。医生仔细看完检查报告后，耐心科普了相关知识来缓解我的紧张情绪，说甲状腺结节是有良性与恶性之分，但不要谈“癌”色变，它不转移不扩散，手术完全可以根治，然后安排我半个月后来手术。听了医生这番话我如释重负。在陷入情绪牢笼不能自拔时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予的宽慰，是世间最珍贵的温暖，如碧玉般温润美好。内心充满感激，在她低头专心写处方时，我看到了她胸卡上的名字叫匡浩。

时隔半个月，匡浩按照约定时间去办理了住院，当我躺上手术台时，匡医生还不忘鼓励一句，不要紧张，这只是个常规手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她对病人有着一份可贵的同理心，没有因为天天接触愁眉苦脸的病人而麻木，依然保持着职业敏感。其实当看到她天气定神闲地站在我身边，看到她淡然可亲的模样时，就已给了我信任的力量。手术很成功，两小时就顺利结束，第三天就出院了。术后化验也未见异常，心里的石头真正落地。她除了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，更怀着同情、怜悯和关爱，朴实无华地认可和践行着对患者的担当和责任。正是这朴素的善好，使我们意识到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温情脉脉的世界中。

两个月后去复查，匡医生检查了我颈部四厘米长细线般的刀口，她说愈合得非常理想。让我尽管放宽心，这种手术对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危害。最后她还笑言，女人都爱美，一年后就基本看不见痕迹了，不会影响你颈部美观。当时我真的很想拥抱一下她。披一身素洁的白大褂，在我眼里就是个蕙质自生光的天使。

后来从网上也看到了许多病友对匡医生的评价，赞美她宅心仁厚，医术精湛，医德高尚，一直在甲状腺医学领域默默耕耘，是真正的大咖。而且作风干练，为人低调务实，还特别幽默可爱，始终平易近人。此言不虚。她对每一位患者，无论你来自城市乡村，无论你是布衣显贵，她都一样的热情耐心，一样的无微不至，一样的负责到底。

“才近仙者不可为医，德近佛者不可为医。”有幸遇上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医生，我发自内心地敬佩，这种敬佩化作缠绕在我生命里的一朵祥云。



1869年，16岁的张謇结识比他大5岁的如皋顾延卿，从此两位年轻人保持着终身的友谊。在他们相知相助的岁月里，最华彩的乐章是两人都持有对西学浓厚的兴趣，通过各自的方式汲取新知，彼此交流相互影响。

1875年8月21日，张謇身处江宁（南京），这一天张謇日记记载：“顾延卿由沪来，同来者肯堂，久谈乃去”。张謇日记有很多顾延卿来访的记录，唯有这一次，强调顾延卿是从上海过来，而且交谈很久，值得玩味。

顾延卿为何去上海，见到了什么，与张謇聊了什么，无法详知。但那时的上海，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、西学输入中国的重地。1843年，墨海书馆创办，这是中国第一家出版机构，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。1844年，上海进出口贸易仅为广州的七分之一，到1852年和广州相当，到1855年是广州的两倍，取代广州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近代金融业开始出现，1865年汇丰银行开设分行，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银行。1865年，李鸿章等创办江南制造总局，制造军火、轮船、火药、机床，冶炼钢铁，开设翻译馆，传播西方工业技术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。

对于善于学习、敏于思索的顾延卿来说，上海不会仅仅用来访友、购物、饮酒和看戏。19世纪中后期，上海人口日益增多，1865年近70万人，推动市政的迅速发展。顾延卿所到的上海，煤气、电灯、电报、电话、自来水和较完备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已经出现，使上海卓然于国内其他城市。上海的发展程度不要说对一个国人，即使是来自日本的东瀛人士也是震撼的。日本学者鹿岛茂在



问荷
□卢林

天生港镇：一百多年前的背影

□陶晓跃

浩浩荡荡的长江途经狼山，流向大海，在南通城西北的角落，不经意地回眸，将一脉水流注入沙地，于是，形成了一个天生的港湾，并衍生出48个大小不一、极富水乡风情的圩塘村落。

先民们于此，或开荒耕作，或捕鱼捞虾，吟唱着古老的生生不息的歌谣。这样的歌谣唱响了江流，唱响了碧空，也唱亮了先贤清末状元张謇的胸膛。自1895年以来，张謇在唐家闸打造的工业帝国风生水起，可他清醒地意识到，交通的不便，一定会遏止大业的持续发展。

南通历来受益于长江，也受阻于长江，如何跳出受阻的瓶颈？张謇把眼光投向了天生港，“天以这港赐吾矣”，于是张謇舟车劳顿，上下奔波，申请自开商埠。他在呈文中写道：“通州土产所宜之工厂陆续创设，外江、内河小轮亦均驶行，而各厂购过物料由沪至通，均由中流起卸，风涛之险在堪虑，爰拟自设驳船以为轮步。”

张謇以超人的胆识和独具的慧眼，多方筹集资金，利用废弃的旧式兵船和帆船，于1904年在天生港建成“通源”“通靖”两座驳船码头和一座浮水码头，并同时建立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、上海大达轮步公司，开辟出沪通的第一条长江航线，拉近了南通与上海的距离，也拉开了南通作为港口城市的序幕。从此，伫立于天生港码头的二层西式钟楼，便以响亮的钟声迎着长江的潮起潮落，日出月落；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船与货轮。

天生港码头的建成，江南江北客商云集，百业兴起。从天生桥到码头，不足500米长的“大达街”，两边水起，可饱览钱庄、酒肆、茶馆、面店、布庄，应运而生，其中客棧竟有6家之多。

商贸的繁荣，实现了天生港与唐家闸之间陆路与水道的重要。1905年正月，张謇投资，疏通河道，修筑公路。几个月后，一条长达6公里、宽七米三三的港闸公路竣工。民国初年编纂的《南通

县图志》记载：“我邑之有路工，盖始于唐闸及天生轮埠，其后铢积而寸累之。”港闸路，是南通的第一条公路，也是江苏省境内的第一条公路，据说它还是全国国民建设的第一条公路。

陆路的修建，水道的拓宽，加速了港闸两地经济的同步发展。

张謇素怀旧时文人的园林情结，可天生港一时还不具备建园的条件，他便因地制宜，在天生桥上新港桥路段的一边，种植了大片的果树，“果园路”也由此得名。浴室、饭馆、油坊、铁匠铺、杂货店、鸡鸭行、豆腐店、剃头铺，林立其间，一片浓浓的人间烟火。

暮年的张謇曾携友人去果园看桃花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：“昨日看花嫌不足，红粉两行仅充屋。我尚有树三千株，曷为弃置春江曲……”

天生港因天而生，自然成了长江流域渔民的青睐之地，他们以船为家，以渔为业，天生港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避风港湾。在港闸河的人江口，原有一水闸，年久失修，失去了泄洪、排涝、引潮的功效。同是1905年，张謇又不惜重金，聘来水利专家，重修天生港水闸，还在水闸的不远处，建立了一座通州泽生外港水闸公司办事处，自天生桥向西至江边便名为“泽生街”。

1000余米的长街，药店、诊所、木行、船行、渔行、烧饼店、馄饨店、杂货店，比比皆是。每每渔船泊港，渔民上岸沿街卖鲜，游客穿梭来往，讨价还价，好不热闹。而到了夜晚，港湾点点渔火，声声渔歌；酒楼觥筹交错，轻歌曼舞。又一派“泽生街畔顺风顺水，夜阑更深歌轻吹”的迷人风光。

1909年，张謇由上海而归，夜抵天生港，百感交集：“孤月随人别路明，惊回别梦是江声。千愁万恨凭谁说？化作空烟一片横。”这首《夜至天生港》的诗，以“孤”字引领，意味深长，张謇笔路蓝缕，忍辱负重，一路走来，自然怀有“千愁万恨”，然而这样的“愁”，这样的“恨”，附之于大江，附之于

月夜，心境自然也为之一爽。

虽然天生港已从一个荒僻的自然港汉变为长江航线上的重要港口，可张謇知道，它还有明显的不足。此时张謇已过天命之年，未来还有许多的不可知，但绝不能让不竟之业也成为“空烟一片”。

于是，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，加快了张謇建设天生港的步伐，除了不断完善港口诸多附属设施外，1917年，经过几年的筹划，张謇投资2万，激励杨德清在天生港桥东创建了火柴厂。他从上海的火柴厂，请来专家负责整个工艺生产流程，还特聘德国技师齐克菲给予技术的指导，一年后便生产出火柴。当其时，市场上多为“洋火”垄断，天生港火柴厂的出现，再次吹响了振兴民族工业的号角。张謇将火柴厂取名为“通燧”。燧人氏是中国古老传说中发明钻木取火的“火祖”，正是有了他，才终结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，开创了华夏的文明。可见张謇用心之良苦。

“通燧”火柴很快也挤进了上海市场，据说中国共产党“一大”会议上所用的火柴，就来自“通燧火柴厂”。

“通燧火柴厂”南门前的小街，谓之“通燧街”，它与“大达街”形成“丁”字形，向东的一端直指江岸，于是，窄窄的“通燧”小街，开始穿梭着不息的人流。就此，天生港镇整个的格局形成。近代南通城市建设的“一城三镇”，三足鼎立的构想得以实施。

而张謇还在路上，1920年，他心中又开始描绘天生港发电厂更为宏伟的蓝图……

天生港镇虽说不大，却是南通最早的自然渔港，最早的商贸口岸，后来天生港发电厂建成，又成了南通最早的能源基地，这一切，都为南通——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的大胆命题，丰富了内涵。

“天生之人也，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，与草木同生，即不与草木同腐”，张謇的乡音，依然亲切，依然深沉。